

平江記事
淞故述
吳中舊事
吳乘竊筆



2634

平
江
記
事

高德基
撰

中
華
書
局

平江記事提要

平江記事一卷。元高德基撰。德基，平江人。嘗官建德路總管。其書中有記于文傳修遼金宋史事。則當成于至正中矣。所載皆吳郡古蹟。而亦兼近神仙鬼怪談諧謠諺之事。可裨圖志佚聞。其間不免陳謬者。如引圖經虞山者。巫咸所居。而不知其語出越絕書。引吳越春秋稻蟹不遺種。而不知其語出春秋外傳。又胥蘇二字。古人本通用。故國語史記皆作姑蘇。而以爲後人之訛字。凡此皆失于考證。然其序次詳贍。條理秩然。足供採擷者甚多。亦襲明之中吳紀聞之流亞也。

607/57/30

平江記事

元 高德基撰

虎邱初名海湧。吳王闔閭葬其下。池廣六十步。水深一丈五尺。銅棺三重。瀕池六尺。玉甌之流扁諸之劍三千。槃郢魚腸之劍在焉。發卒六十萬人治之。葬三日。白虎蹲其上。故名虎邱。一說又云。秦始皇帝因循海右。自滬濱經此山。欲發王墳。取其寶鏹。忽有白虎出而拒之。始皇帝挺劍刺虎。虎奔去不見。乃改茲名。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。高一百三十丈。周二百一十丈。東晉成帝咸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。獻穆王珣同弟中書令珣捨宅爲寺。始則一山。中分二寺。就劍池東西建之。宋初合爲一寺。山在寺中。門垣環遶。包羅勝概。先入寺門。而後登山。故張籍有詩云。老僧只怕山移去。日暮先教鎖寺門。後人有詩云。出城先見塔。入寺始登山。僧志閒亦云。中原山寺幾多般。未見將山寺裏安。蓋以天下名山勝刹。皆山藏寺。虎邱乃寺裏登山。海內福地。未嘗有也。至元間。雲遊僧秋江月到寺。題云。平生只見山中寺。今日來看寺裏山。亦得古人餘意。

眞娘。唐時名妓也。墓在虎邱劍池之西。往來遊士。多著篇詠。惟王黃州題刻甚佳。其詩云。女命在乎色。土命在乎才。無才無色者。未死如塵灰。虎邱眞娘墓。止是空土堆。香魂與膩骨。消散隨黃埃。何事千百年。一名長在哉。吳越多婦人。死即藏山隈。無色固無名。邱冢空崔嵬。惟有眞娘墓。客到情徘徊。我是好名士。爲

爾傾一杯。我非好色者。後人無相哈。後來題詠甚多。至德中舉子譚彥良題一絕云。虎邱山下家疊疊。是處松楸盡可悲。何事世人偏重色。真娘墓上獨題詩。後人由是闕筆云。

哈雅平章。飲食必仰首攫舌。大嚼不已。或曰。虎食狼。狼相也。余獨以爲不然。考之相書云。食爲性命之本。飲食失節。則氣不和。舉物當徐而有序。嚼物欲寬而有容。食粗者多肥。食細者多瘦。含物不欲言。食物不欲語。虎啖狼食。朱紫滿門。昂口張吻。非吏卽卒。食如鳥啄。家道貧薄。大抵食欲快而啜欲安。吞不欲鳴。此食之相也。仰首含物。磨牙攪舌。非吉非祥。馬嚼鼠咀。貧賤餓死。嚼在舌頭。餓死他州。後平章卒。死鋒鏑之下。吳中蟹味甚佳。而太湖之種差大。殼亦脆軟。世稱湖蟹第一。正月上元。漁人所藏看燈蟹三四隻。重一斤。風味殊勝。故陸龜蒙有蟹志。傅子翊作蟹譜。高似孫撰蟹略。皆發揮蟹族之風致也。大德丁未。吳中蟹厄如蝗。平田皆滿。稻穀蕩盡。吳諺有蟹荒蟹亂之說。正謂此也。考之吳越春秋。越王勾踐召范蠡曰。吾與子謀。吳子曰。未可也。今其稻蟹不遺種。其可乎。蓋言蟹食稻也。蟹之害稻。自古爲然。以五行占之。乃爲兵象。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。明年海賊蕭九六大肆剽掠。殺人流血。

大德丙午七月七日。醋坊橋民人王佑家酒瓮。忽作牛鳴聲。聞百步許。以物覆之。則止。去復鳴。鳴三日。乃已。嘗聞釜鳴。乃鐵母相感而然。若釜鳴。則不知其何爲然也。事之怪異。有不可曉者。此其一也。

泰伯廟。舊在閭門外。錢俶移置門內。避兵燹也。失其創建之由。至大戊申。石牌巷西吳永寧家浚池。得舊碑。古廟事蹟具載。漢明帝時太守樊豐所建。池旁廟基高下尙存。皆爲民居分占。池西大朴樹。半已摧折。

吳城平門。舊名巫門。至大庚戌古濠中得石扁。上有篆書巫門二字。故老云。巫咸。商大戊時賢臣也。其墓在門東北三里許。故以名門。巫字與平字相似。後乃訛爲平門。攷之圖經云。虞山者。巫咸所居。是則巫咸嘗居虞山而葬於此耶。

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。吳王殺子胥投之江。吳人立祠江上。名其山爲胥山。闔閭卽其山築臺。以望太湖。名姑胥臺。下有九折路。南出太湖。故老云。吳音謂胥爲蘇。今以鬚爲蘇是也。故謂山爲蘇山。臺爲姑蘇臺。後人號州爲胥州。訛爲蘇州。至今不能改也。

嘉定州。去平江一百六十里。鄉音與吳城尤異。其並海去處。號三儂之地。蓋以鄉人自稱曰。吾儂。我儂。稱他人曰渠儂。你儂。問人曰誰儂。夜晚之間。閉門之後。有人扣門。主人問曰。誰儂。外面答曰。我儂。主人不知何人。開門視之。認其人矣。乃曰。却是你儂。人遂名爲三儂之地。

洞庭西山中有水月禪院者。正在縹緲峯下。去吳縣百餘里。剏于梁天監三年。舊名明日禪院。大中祥符中。易今名。故老謂當時湖中有木牌。爲風浪打壞。漂巨木百餘根。湧至山下。泛苦船鉤致之。每木上刻水月二字。各船以爲神木。捨送禪院。構爲大殿。寺僧永照。神其事。遂改今名。

吳民舊有丁身錢。歲納四十五萬有餘。宋大中祥符四年。詔除免之。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。至大辛亥。省臺復徵之。吳中大譁。值武宗上仙。仁宗登極。亟除之。

吳江鱸鄉亭。在長橋之側。宋熙寧中。郎中林肇所建。取陳文惠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爲名。亭勢俯瞰太

湖爲江南絕勝。過者多題詠之。又於亭旁畫范蠡、張翰、陸龜蒙像。謂之三高。至元丙子。里巫爲土偶。祠事之。張邁過而題壁。有云。功迹盡高天下士。豈惟吳地作三高。夜夢老人與論祠事。謂張陸吳產也。吳人固當祀之。范蠡越產。與勾踐陰謀十年。卒以滅吳。吳之讎也。吳人不當祀之。子何從而附會之乎。子之詩。吾不與也。搖手而去。邁覺異其所言。志於祠壁。今剝落矣。

吳城元妙觀玉皇閣。一角忽墊。計數千緡。方可扶薦。觀主以緣募弗就。因循數年。事不克舉。皇慶癸丑。燕山一匠者來。自稱張撥天。謂觀主不須拆卸。惟換一小馱梁。添一斗拱。卽皆端正。主人從之。匠者挾鋸登其上。斷下舊梁。易以新木。架拱敲擊之。悉皆如舊。觀主話及數年興造後。官事弗絕。匠者曰。此必山門長短不齊也。視之。左實長寸餘。卽削去之。自是官事果絕。

虎邱井泉。味極清冽。陸羽嘗取此水烹啜。世呼爲陸羽泉。張又新作水品。以中澹爲第一。無錫惠山泉。第二。虎邱井第三。惠山泉。煮羊變爲黑色。作酒味苦。虎邱泉則不然。以之釀酒。其味甚佳。又新第之次於惠山。其然否乎。

吳城舊傳吳王闔閭時子胥所築。故名闔閭城。吳越春秋謂子胥伐楚。還師取丹陽及黃濱土以築。利其堅也。城形如亞字。世俗不知。以爲龜形。本土城也。梁龍德中。錢氏加以陶甃。至元三十一年重修築之。甃上歲月工匠皆具。蓋土坯皆澄漿爲之。欲其堅久故也。

閭門。舊名閭闔門。閭閭時所名也。舊有重樓閣道。吳之麗譙也。夫差從此門出兵伐楚。改爲破楚門。吳闔

楚遂名閭門。至元修曰金昌門。作亭門內。名金昌亭。然吳人呼閭門已久。不能遽改名之如故。故亭亦圯焉。

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。舊傳秦始皇帝求吳王名劍。白虎拒邱上。帝刺之。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。地裂爲池。因名其地曰虎嚙。至南唐諱琥。錢氏諱鏐。遂改名許市。後人訛舊音。於許字加點水爲潁。市訛爲墅。迄今兩稱之。不能辨云。

柳毅爲洞庭龍女傳書事。乃荒唐之說。今吳城有柳毅橋。太湖濱有柳毅泉。意毅乃吳人也。彼橋乃住宅之路。泉乃別業之井耳。井水滿而不溢。大風撓之不濁。久旱不耗。此其異也。人以爲下通太湖龍宮。使果有龍神宮府。何不於巨浸中出入。而反以此偏仄之井爲通道耶。荒唐之言。不察其理。俱不足信。

太伯有國。自號勾吳。說者云。勾語辭。吳音也。吳者虞也。太伯於此。以虞志也。越滅吳。子孫以國爲氏。今吳中吳氏甚多。而語音呼魚爲吳。卒以橫山下古吳城爲魚城。方言以訛傳訛。有如是者。

皇慶改元。有張三郎者。善弄笛。八月五日夜。在鶴橋上作伊州曲。夜靜。有老人來。同坐石闌上。語曰。爾笛固清。未能脫去塵俗。爲爾釐正之。當熟記心。毋忘可也。乃指教其孔。換易數字。曲益清峻。張更求別教一曲。老人取笛自吹。超出塵壒。張問曲內云何。老人歌曰。月既明。西軒琴復清。寸心斗酒爭芳夜。千秋萬歲同此情。歌婉轉。婉轉妍已哀。願爲星與漢。光景共徘徊。再歌曰。悲且傷。參差淚成行。低紅掩翠方無色。金徽玉軫爲誰鏘。歌宛轉。宛轉浩復悲。願爲煙與霧。氛氲共容姿。張問何人所作。答曰。先妹劉妙容歌也。張

叩何人記指。答曰：妙容傳我，復請授其指調。老人笑而起曰：子凡心易忘，我豈能教爾耶？去數步，不知其處。張後以指尋其曲，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。

吳人自相呼爲獸子，又謂之蘇州獸。每歲除夕，羣兒繞街呼叫云：賣癡獸，千貫賣汝癡，萬貫賣汝獸。見賣儘多送，要賒隨我來。蓋以吳人多獸，兒輩戲謔之耳。吳推官嘗謂人曰：某居官久，深知吳風。吳人尙奢爭勝，所事不切，廣置田宅，計較微利，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。故人以獸目之，謂之蘇州獸，不亦宜乎。

吳族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爲入梅，凡十五日。夏至中氣後遇庚爲出梅，入時三時，亦十五日。前五日爲上時，中五日爲中時，後五日爲末時。入梅有雨爲梅雨，暑氣鬱蒸而雨沾衣多腐爛，故三月雨爲迎梅，五月爲送梅。夏至前半月爲梅，後半月爲時雨。遇雷電謂之斷梅，入梅須防蒸濕，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。梅雨之際，必有大風連晝夜，驟旬而止，謂舶棹風。以此自海外來，船舶上禱而得之者，歲以爲常。鄉氓不知，訛此爲白草風，又曰拔草風云。

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，晉沙門支道林嘗卓錫於此。山多平石，平石爲硎，又以支公處此，故名支硎。舊傳道林嘗居石室中，所遺故物有木鞋鐵拄杖之屬，旁有放鶴亭馬跡石，皆因之得名。延祐乙卯，土人耕其地，得小石碣，刻偈云：風旣不來，山亦不去，逢羊遇狗，合作一處。後有小字云：阿多摩偈。人皆不解其說，石刻見在白雲寺中。

崑山州國初縣也。元貞初升爲州。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。延祐中移治太倉。未移之先。太倉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開。民謠云。打碗花子開。今搬州縣來。遷移之後。常有鼠狼出沒廳事上。民復謠云。黃狼屋上走。州縣住不久。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治。

嘉定州治。本崑山州春申鄉練祁市。宋嘉定十一年六月。高行孫綴立縣基於馬軍司酒坊之地。十月興工。十二年正月縣成。國初尙爲縣。元貞間升爲州。延祐以來。治中官吏多物故者。家口皆不安。有一客僧號知風水。謂州內尸氣動。作屋鎮之乃安。否則日盛一日。不可救理。時州主任立聞其言。從之。僧指治後東偏地曰。此處爲庫藏。鎮之則吉。任遂構架閣庫於上。落成後。其患果息。

延祐改元。太倉有一丐者。堆髻額上。身披皂衣。赤脚。手攜大瓢。常於府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頭往來。酒家吃酒度日。酒醉輒奔走叫云。牛來了。牛來了。衆人跟我去。日以爲常。奔走叫噪。凡三月餘。又於寨木及人家門壁上。連書火字。人皆惡之。或冒之。或扑之者。不知所往。是冬海賊牛大眼。烏合不逞。自劉家港至太倉。大肆剽掠。水軍寨張京鎮人家。俱被燒毀。殺人橫地。不可枚數。人始悟昔日丐者之言。

吳城東禪院古佛像。容貌端嚴。頂珠圓徑數寸。宋乾符甲午歲。忽有毫光紅黃青紫。頂中出現。士庶觀瞻。檀施山積。後三日。有老翁疑其怪。固請梯升。卽佛光燄而窺之。乃見佛像之首開一穴。以手捫之。有二白鼠。長可尺餘。自穴躍出。綠光燄燄入藻井內。遂得碎幡數片。以紅旛映頂珠。卽紅光出。青黃紫亦然。人皆嘆息而去。或曰。佛金仙也。而白鼠之禍。作光於其頂。得非金氣盛乎。是後兵果作。

吳人製鱸魚鮓。鮓子腊。風味甚美。所稱金盞玉膾。非虛語也。隋大業中。以此充貢。延祐以來。守臣修故事。備爲方物。因之歲不敢缺。鱸魚肉甚白。雜以香柔花葉紫花綠葉白魚相間。以回回豆子。一息泥。香杏膩拌之。實珍品也。鮓子魚選肥美者。去頭尾。潤以酥油。風乾爲腊。亦加香料相兼。他魚無可爲敵。回回豆子細如榛子。肉味香美。一息泥如地椒。回回香料也。

崑山高一百五十丈。周迴八里。在今松江華亭縣治西北二十三里。崑山州以此山得名。後割山爲華亭縣。移州治於州北馬鞍山之陽。山高七十丈。孤峯特秀。極目湖海。百里無所蔽。歷年久遠。人不知其故。卽呼此爲崑山。而亡馬鞍山之名矣。山多奇石。秀瑩若玉雪。好事者取之以爲珍玩。遂名爲崑山石。山陽有慧聚寺。依岩傍壑。皆浮屠精舍。雲窗霧閣。層見疊出。人以爲眞山似假山云。

千文傳。崑山人。中延祐元年鄉榜。明年廷試。賜同進士及第。一夕夢入選。卦名爲長吳正官。覺而笑曰。此正爲胡夢亂夢。我吳人。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。必無此理。初授官階承事郎。昌國州同知。益笑前夢之不作徵也。次當改選。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。意爲偶然。又以爲不偶然。亡何改知烏程。轉婺源州知州。自以爲前任長洲。偶與夢符。今已升知州。安得再爲吳縣正官。旣而謫吳江州知州。非吳縣也。人之官祿。事皆前定。自己之神。先已知之。形諸夢寐。故相報耳。而文傳吳人。兩爲本路之官。亦稀遇也。後爲翰林待制。修遼金宋史。加禮部尙書。

白鶴觀在吳城東北隅。鶴舞橋之東。宋信安郡王藏春園地。至元間草石荒涼。井旁大松樹獨存。雲游道

人張應元初來結屋松下以棲身。丁丑三月朔有羣鶴自東南來徘徊久之。一白鶴留松上不去。經歲作巢。廣若酒家七石缸。性若靈異。清晨俛首長鳴。日必有大檀越至候之。以爲常。預備齋供。以待士衆。飯依喜捨雲集。應元更爲應鶴。欲創立道觀以焚修。不久物故。弟子集應真承其業。緣募十方。卒成其事。觀成。鶴乃飛去。遂名爲白鶴觀。

黃密鹽場負課甚多。延祐丙辰一夕海潮暴長。夜有火光熠熠。數日皆然。煮鹽變色如紫粉。味鹹如故。每鑊出鹽。增常數三倍。南人初恐難售。皆不肯支領。後見日煮數多。不得已支去。雜以他場白鹽貨賣。日久白鹽皆變紫色。入飲食中。略無他故。色不相染。本場通課。償補皆完。課完復爲白色。物變異也。其理無可究竟。

王介軒名鑑。字明卿。真定安平人。少卓異不羣。長益耿介。厲名節。娶同郡富翁女。資裝甚盛。鑑悉歸之。一無所留。壯遊燕都。受學於虞邵菴之門。用力於明體適用。不攻詞藻。朝貴薦其才行。試以侍儀司舍人。鑑不就。曰。某雖不敏。安能爲人所役哉。卽還故里。益加砥礪。扁所居爲介軒。因以自號。其父擢官平江路吳縣尹。某侍養終任。樂吳中風土。遂隱居吳城臨頓里西。閉門獨處。足跡不出戶者二十餘年。應門惟一婢。客至輒叩鄰家貰酒。酒至對客劇飲。酒乾乃已。家貧無擔石之儲。然非其義。一毫不苟取於人。其介老而彌篤。性嗜蟹。人或餽兩蒲青。願易一詩。曰。吾豈可以口腹害物命耶。盡放之江中。而償其詩。

徐孝祥居吳江同里。雖茆屋數楹。而樹石自然幽勝。有田數段。足以供饘粥而已。隱居好學。不求仕進。尙

文好客。客至必留飲。以故歲常釀酒數石。而自奉惟布衣草屨。泊如也。一日後園徐步。見樹根一穴。坍塌。諦視之下。有石甃。啓之。皆白物也。乃亟掩之。一毫弗取。人無有知者。幾三十年。值至治壬戌。歲大歉。民不聊生。孝祥曰。是物當出世耶。乃啓其穴。物皆如故。日取數鉅。收糴以散貧人。所全活者。不可勝計。物盡乃已。女將適人。惟荆布遣之。而於藏中之物。錙銖無犯。其子純大。以明經發解。官至翰林。供奉承旨。而孝祥受封。得如其官。壽至九十七而卒。

達嚕噶齊巴爾圖國公。倜儻爽邁。博聞強記。凡宴會以文爲誼。滿坐風生。一日同賓後堂會飲。僚佐願求一令。以資勸酬。公曰。吾不讀書。弗能爲令。但有兩字隱語。請衆賢商之。解者免。弗解者請一巨觴。衆曰。如命。公曰。一字有四箇口字。一箇十字。又一字有四箇十字。一箇口字。在坐者皆不能解。悉就飲。飲竟叩之。公以箸畫案上。乃圖畢二字也。

秦定中有一道翁。自稱古無極。不知何許人。攜一竹籠。荷一竹杖。來假居葑門道堂後。架小室數椽。栖息其中。四圍上下。皆以白堊塗之。正中設小木榻。出籠中瓢笛漁鼓之類。懸壁門一書一束爲枕。市酒一甕。置于牀頭。自釀自飲。人有求飲。搖手弗許。飲竟復釀。日以爲常。扁其室曰小小蓬居。室中皎然如雪。不生一蟲。蚊蠅無敢入者。暑月開戶安眠。不用帷帳。貓犬至其門。卽俛首疾回。不敢闕其內。經年累月。四壁無塵。人不見其揮拂。或以蛸燥之類投其中。卽不知其處。堂主見其日坐臥室中。未嘗出外緣募。籠中青蚨不乏。疑有妙術。逼其傳授。翁只大笑。一夕收其所用之物。不知何往。明日物色追之。葑門。婁門。盤門。閶門。

之人皆云是日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。

致和改元七月之望。士人楊彥采、陸升之、載酒出遊蓮塘。舟回日夕。夜泊橫橋下。月色明霽。酒各半醒。聞隣船有琵琶聲。意其歌姬舟也。躡而窺之。見燈下一姬。自弄絃索。二人徑往見之。詢其所由。答曰。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。從人來遊江南。值彼往雲間收布。妾獨處此候之。尚未回也。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。就燈下同酌。姬舉止閒雅。姿色娟麗。二人情動于中。稍挑譖之。姬亦不以爲嫌。求其歌以侑觴。則曰。妾竟夕冒風。喉咽失音。不能奉命。二人強之。姬曰。近日遊訪西子陳迹。得古歌數首。敢奉清塵。不訝爲荷。凡一歌侑飲一觴。歌曰。風動荷花水殿香。姑蘇臺上宴吳王。西施醉舞嬌無力。笑倚東牕白玉牀。再歌曰。吳王舊國水烟空。香徑無人蘭葉紅。春色似憐歌舞地。年年先發館娃宮。又曰。館娃宮外似蘇臺。鬱鬱芊芊草不開。無風自偃君知否。西施裙裾拂過來。又曰。半夜娃宮作戰場。血腥猶雜宴時香。西施不及燒殘蠟。猶爲君王泣數行。又曰。春入長洲草又生。鷓鴣飛起少人行。年深不辨娃宮處。夜夜蘇臺空月明。又曰。幾多雲樹倚青冥。越焰燒來一片平。此地最應沾恨血。至今青草不勻生。又曰。舊苑荒臺楊柳新。菱歌清唱不勝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。曾照吳王宮裏人。彥采曰。歌韻悠柔。含悲登愴。固云美矣。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豔之流。不足道也。願更他曲。以滌塵抱。何幸如之。姬更歌曰。家國興亡來有以。吳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亡吳國。越國亡來又是誰。彥采曰。此言固是。然皆古人陳言。素所厭聞者。大都才人。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聚會。有何新聲。傾耳一聽。又歌曰。家是紅羅亭上仙。謫來塵世已多年。君心既逐東流水。錯把無緣。

當有緣歌竟。掀蓬攬衣躍入水中。彥采大驚。汗背而覺。一夢境也。尋升之共語。醉眠脚後。不能寤也。翌日。事傳吳下。

花木之妖。世固有之。未有如平江牡丹之甚異者。致和戊辰八月。鐵瓶巷劉太醫家牡丹數株。各色盛開。開凡三度。初開者若茶盃子大。中間綠蕊有如神佛之狀。數日乃謝。第二度開者若五升竹籬。花蕊成人馬形。耐有半月之久。第三度開者。只如酒盞大。其蕊細長若幡幢旗幟狀。而羅衫紫與粉紅樓子甚多。三日而萎。觀者日數百人。闌檻盡皆擁毀。不可止遏。童謠云。牡丹紅。禾苗空。牡丹紫。禾苗死。明年明宗登極。五月暴崩。而廟諱乃和字也。其應不爽如此。

天歷己巳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初構正衙。解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。其大如斗。字畫相連。如纒不斷。衆皆以爲瑞世之符。識者云。此木妖也。是歲色時萬戶卒。明年改元至順。又明年有寧宗之變。